

于东田 著

大路千条

(珍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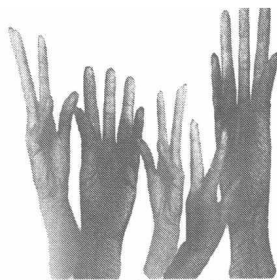
这是一部当代的“警世通言”，一部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一部胶东人民的抗日传奇，让它带你走进往昔峥嵘岁月，一睹民族的性格、正义的力量。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于东田 著

大路千条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路千条/于东田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321-5653-5

I. ①大… II. ①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3265 号

责任编辑: 乔 亮

封面设计: 王志伟

大路千条

于东田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2 字数 252,000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653-5/I · 4500 定价: 36.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6243241

目 录



父女对话录（代序）	001
吹大牛（胶东民歌）	034
杂记	035
总序	040
第一章 天恨	048
第二章 天理	096
第三章 天意	165
第四章 天道	210
第五章 天数	277
补记 地窖子	318
附录 于东田和她的《大路千条》/于建明	353
前世记忆，今世警策/刘 苇	356
年轻作者的“警世通言” ——读于东田的《大路千条》/孙惠柱	358
哎呀我的大娘（胶东民歌）	360

父女对话录（代序）

在于东田的电脑上，我看到了她和我对话的记录。我记不得我什么时候跟她说过这些话。但我看完后，觉得姑娘真实地记录了我们的一些言语和想法。唉！请看看这篇记录，其中牵涉了不少家族的事，从中能看出点东田成长的过程。看看家族的往事，算是饭后茶余的闲话吧。我这个当父亲的，对女儿了解太少又太浅，真不该把她留在上海，我懊悔……

于笃信

2010年12月9日于成都

女儿：我与老爸年龄整整相差三十三岁，这三十三年来所发生的事除了从书本上、老师、同事那里了解，老爸恐怕就是最好的探讨对象了。父女两代人对话，没有任何顾虑，谈天说地，毫无拘束，也没有个固定的问者与答者，想到哪就说到哪，既没有主题，更没有章法，仅仅如此。

女儿：老爸，你小时候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父亲：这个“小时候”指的时间太笼统，从几岁算起？算到哪年？都不准确。不过我还是明白你的意思，可以讲讲我的童年生活。童年的记忆有多少准确性，我说不准。我特别佩服启用“童话”两个字的人。“童话”可以不讲科学，可以不管现实，任你自由发挥，任意想象。

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怎么能长大都是个谜。据说我刚出生三天日本鬼子就来大扫荡，你奶奶抱起我往山里跑，走在道上把我丢在一个小山洞里，两天后日本鬼子撤退，你奶奶才想起山洞里还有个她的儿子。奶奶估计这孩子必死无疑，从洞里拖出我，打开包袱一看，她的小儿子竟还活着。奶奶生我时都满四十五了，爷爷比奶奶大八岁，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从我记事想起，记不得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的哥哥姐姐先后都参加了八路军，家里就剩你奶奶和我。爷爷在我六岁上就去世了，我当时对死亡还不懂它的含义，本来爷爷就长年不在家，爷爷的去世使我感觉他又出门了，不知道哪天他就会回来。这种感觉一直伴随我到今天……

女儿：爸爸，人死后到底有没有灵魂？古往今来无数人在探讨这个问题。有的人年轻时绝对是无神论者，但是到了老年则在这个问题上迷惑。

父亲：我相信你的爷爷奶奶是非常爱我的，我经常在梦中见到奶奶，但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爷爷奶奶保佑我我说不清楚。爷爷奶奶给了我生命，我的先天基因是他们给我的。后来的“学习”“生活”“为人处世”也是爷爷奶奶给我的先天基因在起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伴随着我的终生。我又把他们的一部

分基因传给了你，从某种情况看，你也继承了爷爷奶奶部分德行。所以如果说有灵魂，那也是附体在活人身上。

女儿：这倒是我第一次听到的说法，我觉得有道理。爸爸咱还回到童年回忆好吗？

父亲：你奶奶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在我的记忆里她有非常好的记忆力，而且非常开朗。奶奶能把她的儿女都送去参加革命，这对一个家庭妇女来说很不简单，她一辈子吃了多少苦，我不知道，我想，一个缠过脚的妇女，又不识字，还管着村里一大摊子事，屋里屋外的忙，真不知道她哪来那么好的精神。奶奶对我的照顾记忆不多，反正我不会自己长大，她在我身上肯定费了不少力。童年我特别喜欢翻爷爷的藏书。爷爷有许多裱过的字画。这些字画经常让我翻出来摊在炕上，等我长高点就把它挂在墙上。我不懂上面写的什么，但总感觉它们非常好看，尤其是那些水墨画……

女儿：爸爸，爷爷的那些书、字画，现在都在哪？

父亲：奶奶对我的教育让回家探亲的二姑姑感到担忧，她与已经转业的大姑姑联系，大姑姑就让我到了四川。故乡的那些字画就不知道下落了。爷爷教了一辈子书，所有的家产就那么一屋子书，可惜我年龄小，伯伯姑姑都不在故乡，爷爷的书画也没人继承保管。

女儿：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爸爸你记得吗？

父亲：我记不得了，好像个头很高，没有头发。噢，唯一的，影响最深的是有一次爷爷带回两只鸽子，我特别喜欢，当看到爷爷在杀它们，我就去抓爷爷的后背。我记得那是夏天，爷爷没穿上衣，我把他的后背抓出了血痕，爷爷打了我两巴掌，过后他又

抱起我说鸽子就是给人吃的。但当时我没原谅他，好像就是在那年冬天，爷爷死了……

女儿：爸爸，为这事你后悔吗？

父亲：这事不太好说，因为直到现在我心里并不以为爷爷去世了，我总想有机会跟父亲有更多的对话。至于后悔的事还是有的。我四岁不到奶奶就送我上学了，教我语文的老师是个革命残废军人——拄着拐杖，有一次开朝会，不知道谁从后面踢了块石头到这个老师脚前，他一把拉我出列踢了我一脚。这事奶奶审问我半天，又去问我的同学，等证明确实不是我踢的石头，奶奶带我到县上，奶奶怎么对爷爷说的我不知道，只是后来那位老师不见了，听说给赶回老家种地去了。这件事直到今天我都无法忘记，一是为我而断送了一个人的前途，而且还是个革命残废军人。二是权利太重要了，爷爷能为了他儿子挨那一脚就发威力，可见要是爷爷还活着，后来我的命运不会是这样的。

女儿：爷爷奶奶他们的感情好吗？

父亲：我记不得也不可能知道这方面的事。但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奶奶为爷爷搬家一块“石头”而和爷爷吵闹。是因为爷爷用了他一年的薪水买了一块砚台，奶奶说爷爷为块石头花那么多钱不值得。爷爷说那块石头是宝贝，研的墨半月不干。奶奶说谁研好了墨半月后再用？爷爷那次就没在家过假期。

女儿：为这事你现在怎么看？

父亲：爷爷是个读书人，字又写的极好。如果有机会去胶东，在桃村附近有个灵山，那山上的烈士（抗日战争时牺牲的胶东子弟）纪念碑都是爷爷写的。当然下边的那个塔是抗美援朝牺牲的胶东子弟，就不是爷爷的字了，修它时爷爷去世了。

女儿：爷爷去世早，伯伯姑姑都参加了革命，咱家可该称革命家庭了，问题是“革命”该怎样理解，老爸又是怎样信仰的？

父亲：这个问题太大，面又太广，恐怕不是我能说清楚的。但你既然提出来了，咱就各谈谈自己的理解好吧？我对你的伯伯姑姑并不了解，我与他们的年龄相差太大，他们参加革命的动机和目的我都弄不清楚。我想从当年国家形势来看，不外乎两种；一是迫于外界压力，二是家里活不下去。这第二种情况看来不太符合咱家的状况，第一种情况可能多少有那么一点，这也不像那么回子事，我的大哥参加革命在胶东算是比较早的，应该说他对革命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并没有谁逼他或者说受了多大冤屈。他的参加革命和母亲“不安于现实”的性格有关。不知道奶奶的童年是怎么过的，只听说她小时候父亲去闯关东，她的姥姥就把奶奶送回她娘家。奶奶的姥姥家是个什么样子，我就更说不上来了，我从来没去过，只是小时候奶奶经常感慨地说外甥是不可亲的，说自己从来没报答过她姥姥家的养育之恩，所以北方有句话是“外甥是姥姥家的狗，吃饱了就走！”奶奶的姥姥家有人参加过义和团，她的一个叔伯舅舅被清政府照了天灯。奶奶的父亲是个不“安分”的人，我没见过他，在我出世前很久他就去世了。他死在哪里我更不知道。在我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我的姥姥去世了，我对她还有点印象，当时我感觉老太太个子很高，人长得非常精干，现在想来她当年绝对是个大美人。去姥姥坟头，我只看到是一个孤丘，不像别人的坟那么大，我问奶奶姥爷的坟在哪儿，奶奶说她也不知道。我有两个舅舅一个姨姨，奶奶是大姐。两个舅舅长得非常英俊，姨姨也挺漂亮的，他们给我的印象很深。我的二舅娶了我的一个堂姑，所以我叫她二姑而不喊舅妈。我的大舅

妈跟猴子长的大不了多少，她只达到大舅的大腿，好像是个侏儒，所以他们没有孩子。我姥姥的村离我们老家二十多里路，我总共没去过几次。但他们村那眼泉水井让我难忘；它在个山根下，常年咕咚咕咚往外冒水。奶奶说她们村之所以人口不兴旺就是因为喝那泉水。听说那村子有几千年的历史，但人家不多，就二三十户，人也不上一百。奶奶从哪听说又得出这么科学的论断，我到现在还不理解。我和姑姑都跟姥姥家没有联系，我的舅舅不可能在世了，二舅好像只有两个姑娘，也该是靠六十的人了。奶奶是十八岁嫁给爷爷的，我估计是虚岁，这年爷爷该是二十六岁，两年后奶奶生了你大伯，又过三年就生了你二伯。我们兄弟姐妹基本相差三岁，惟有我例外。你二伯若不牺牲，据说可能很有出息，这是不是死了的孩子都乖？我说不清楚。但二伯牺牲前是在渤海中学教书，渤海中学是共产党在胶东的抗日军政大学，据说二伯是学校政委。二伯牺牲那年我出生，好像爷爷并不太悲伤，大概他老年得子悲喜交加被喜冲了哀。但奶奶就不同了，她从来就忘记她最喜欢的二儿子，他说于家没福气，留不住“于凯”这个大才子。我相信奶奶的判断。奶奶不会说错。至于我个人对革命的信仰，我认为自己是坚定的。我这个人不容易改变自己的观点，更不愿随风倒。我信仰共产主义，尽管现在很多人认为那是遥远的事，但我相信人类要解放自己，必然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达到。

女儿：要是二伯伯活着，新中国成立后会当很大的官吧？

父亲：那可不一定，根据咱家人的性格，当官的可能性不大。你知道当官是要受众多因素局限的。能忍耐，脾气好，对领导绝对服从，这是当官的基本条件。咱家的人脾气都不好，属于见火就爆的急躁型，所以你二伯就算能当官，也属于危险型，说不上

新中国成立后栽在哪次运动中。

女儿：老爸，你生活工作的年代可够丰富多彩的，说说这方面的事好吗？

父亲：我上小学时新中国成立。我上中学时“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我上大学时饿的吃不饱饭。我工作后不久就是“文化大革命”。打倒“四人帮”。邓小平的“三落三起”……哦，我这辈子所遇到的事太多了，我自己都说不清楚，真可惜，我的文字功底太差，写不出来。

女儿：说到这儿，我倒要问问老爸，你最喜欢中国哪位作家的作品？

父亲：说实在话，我还真没看过几本中国作家的作品。四大名著也只是看过《红楼梦》，这还是受毛主席特看重它的过。我忍着性子看了四遍《红楼梦》，却怎么也找不到毛主席所说的那些观点，因为不喜欢《红楼梦》，所以依照《红楼梦》的手法写的任何书我都不看。

女儿：那你青少年时代都看些什么书？

父亲：我比较喜欢读书。当年受政治上一边倒的影响，看前苏联、俄罗斯的作品比较多。

女儿：多可怜，看书的面这么窄。

父亲：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看的，听的，说的都是前苏联。

女儿：我看了些前苏联和俄罗斯的作品，我感觉他们的艺术是在世界上占上乘。

父亲：我去过欧洲不少国家，也看过一些他们的文学艺术作品，总的感觉俄罗斯的艺术还是其它国家比不上的。俄罗斯的音乐

乐、美术，包括语言我都比较喜欢。俄语应该说是科学的，他不像英语、汉语读写是两码事。所以毛主席在去前苏联的火车上看到一个小女孩抱着一本厚书，惊奇的问他看得懂吗？这个孩子是李立三的儿子，刚上完小学一年级，就能看大部头的小说。而风靡世界的英语和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汉语，就不具备斯拉夫语系的这个优势。谢天谢地现在电脑解决了很多世界性的问题，语言沟通不再是神话，据报道语言翻译机已到可以应用的阶段。

女儿：中国的音乐家你最喜欢谁？

父亲：贺绿汀。因为他作的曲调很有民族风格。

女儿：中国的歌唱家你最喜欢谁？

父亲：郭兰英。因为她唱的歌感情深厚。

女儿：对现在这些音乐你怎么看？

父亲：我无所谓。听听也不反对，不听也不寂寞。

女儿：当年你们追不追星？

父亲：没有现在这么疯狂。我们那时好像每个人都很穷，吃的穿的都不能和现在相比。人是生存第一，吃饱了才会有其他想法。我当学生时还是读书第一。有时候会到书店站着看半天书，很少有人把书买回来自己享用，那是想都不敢想。当年成都没有什么公共交通设施，星期六回家都是走路。我读书的四中是全省招生，一些地区的学生都是走路来成都上学，有的要走四五天，他们连鞋也不穿。

女儿：那么艰苦啊！

父亲：我心里经常担忧，现在的独生子女以后怎么生活，当然这也是杞人忧天，人的适应性比任何动物都强。你看动物界它们各自的生活都差不多，而人与人生活的状况差别可就无法比了。

女儿：所以才有“造反”和“革命”一说是吧？

父亲：也不尽然是这样，有的国家还没听说他革过命呢！

女儿：这可也是。世界上就是那么几个国家不停地在闹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父亲：这可能与这些国家的文化有关。

女儿：文化应该是丰富人的精神生活的，怎么和革命联系起来了？

父亲：你已经回答了问题的前半部分，精神生活丰富了当然就要想入非非了，司马迁不是说过嘛——文人乱世，文人把自己的思想活动用文字或者其他形式表达出来，就挑动了不是文人的所谓“受害者”，所以文化发达的国家往往不太安静。

女儿：欧洲一些国家近些年倒没出多少大事，他们的文化也挺发达的啊？

父亲：这个问题就进入了另一个层次，欧洲一些国家现在看来是比较平静，这是因为老牌帝国主义给他们的子孙积累了大量资本，他们在喝光殖民地国家地区的血后养肥了自己，也得到某种程度的平静。别的不说，就英、法、美老牌帝国主义的博物馆里，有多少文物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抢掠世界所得的财产是不计其数的。

女儿：中国也被帝国主义国家抢走了无数财产和文物，这些东西以后还会回归吗？

父亲：我心里巴不得把强盗抢走的一切都夺回来，可惜咱没有那个本事。

女儿：有些不平等条约是可以废除的啊？

父亲：那也要有个条件，你强大了对方怕你了，可能会把他

老子抢的东西还给你，但是强盗性格也是有遗传性的，把抢来的东西还给人家，心里是不好受的。我特别不喜欢英国人、法国人，在他们的血管里流的可能都是“强盗”的血。

女儿：恐怕中国跟人家定不平等条约是世界第一吧？为什么？

父亲：是不是世界第一我说不清楚，但从晚清以来所定的不平等条约确实够多的，我都记不了那么多。有人说中国人似乎有当汉奸的基因，可能还有点根据？

女儿：这不说明中国人的随和性好嘛！

父亲：随和性？我第一次听到。随和性好这确实该算个优点，很有点共产主义味道。如果随和得天下大同那可太美了。但中国人是最讲民族气节的，讲气节讲的不准有投降变节行为，这种原始的思维直到今天都左右着领导者的思维。所以我认为这是物极必反的原因，造成汉奸多。中国不彻底清理自己的思想体系，不从旧传统中解放出来，中国是没有出路的。“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到现在有人否定“五四”以来的所有行为，都表明中国的思想体系有些混乱。

女儿：这就不得不提“文化大革命”了，到底怎样看那场遍及全国的大运动？

父亲：邓小平说过一句话：文化大革命留给后人去评论！这句话说的很有水平。在世界上，整个国家闹得不可收拾，一个是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法国和纳粹德国，再一个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过：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要进行文化革命。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太根深蒂固，它对人的思想影响太深远，不彻底清除封建余孽，中国要富强是苦难重重。但是，

“文化大革命”到后来只是为了夺权，就走上了中国特色的胡闹，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文化革命”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的阶级掌握政权是要彻底清理上层建筑的，这才会摆脱一切旧的羁绊。中国几千年的农民士大夫政权，从未改动上层的意识形态，新政权与旧政权没有根本的区别，只是改换骑在人民头上的皇上，用的都是老一套方式方法。中国人太知道权利的重要性了，谁都知道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历来的起义造反，都是为了个权。尤其是中国的文人把夺取功名当成终生目标，就更增加了中国人的悲剧特色。“文化大革命”曾对清官和贪官进行过大辩论，这引至“海瑞罢官”，当时就清官在不同情况下为人民办了点好事和清官受到人民的拥护是维护了统治阶级的政权而唇枪舌剑。其实这是中国文人的无聊和悲哀。若他们能在文字上下点工夫，写写中国封建社会所造成的羁绊人民的枷锁，让中国人体会一下什么是进步，哪怕是精神上的，都比那些无聊的笔墨官司强。

女儿：怎样摆脱这些无聊呢？

父亲：这就是我对你的希望。你是从事教育的，也不排除作文字工作，所以就要有清醒的头脑，别赶潮流，要对自己对历史负责。文人的悲哀是饭碗问题为首要。所以教学当老师就比较好，有写的写，没有写的不写，老老实实当个老师。中国有两个职业是比较稳定的；医生，教师。当然现在也很难说。教师聘任制可能对那些没有才能的人是种危险，但是新中国成立前就是这样。这有两个因数，一是自己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二是要有良好的处事能力和正派的为人品格。

女儿：咱扯远了爸爸，再回到咱自己家好嘛？我没去过山东，对那里始终是个谜，我希望能更多的了解山东。你看我应该在籍

贯这栏怎么填？

父亲：籍贯这事说实在话是不科学的。像我，在山东只生活了几年，而四川生活了几十年，按说我应该在籍贯栏填写山东、四川人。而你应该填山东、北京、四川、上海人。

女儿：这就热闹了，我具备了四地人品……

父亲：如果你能这样，哪就太好了，山东人的耿直，北京人的幽默，四川人的聪明，上海人的细致为综合体。好，再谈咱自己家的事。

我的大哥若从他个人的情况看，他是个悲剧人物。奶奶说他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我父亲凭他的威望和能力，完全有条件培养他成为另一种人，但是大哥叫父亲彻底失望。大哥把读书比成吃药，为此他不知道挨了多少打。他一辈子基本是个文盲。没有文化，参加革命也只是个陪衬，混得好，革命胜利后有碗饭吃。混得不好，革命胜利后照样还过他的穷日子。我的大哥就属于后一种人。你大伯不务正业，不知道怎么他就混入胶东的最初的革命队伍。他可以说是胶东共产党的元老，他叫于海。你大伯当年在胶东还颇具盛名，几乎是个职业革命家。你爷爷胆小怕事，而他的大儿子胆大如牛。你爷爷逼他读书不成，只好给他娶亲。但是，娶了老婆的他也并不像爷爷想的能改变他，他竟破天荒的把老婆给离了，还给人家女方找了个婆家，听说那女人后嫁的男人参加了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一家人去了上海。我大哥为了革命，家都不要了，他可真称得上职业革命家了，可他并不能坚持革命理想，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只是为了反抗父亲专横。后来在战火中他又自由恋爱结了婚。当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开始，他带着老婆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我大哥的革命热情和对爱情的衷情真是可歌可泣。

我对他没有多少了解和理解，因为他和我的年龄相差太悬殊，我们绝对是两代人。由我来评价他肯定有偏颇。

女儿：对死去的人恐怕要多理解、原谅。不论怎么说，大伯在胶东的革命初期还是有功的。革命就是这样，大浪淘沙。再说，并不是每个革命者都是受益者，古今中外概不例外。

父亲：这是理论上的语言。其实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要抓住机遇，人的一生都可能遇上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只是看你抓得住不。而这种机遇每个人一生遇不到几次。

女儿：有这么重要吗？

父亲：这是我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得出的，再去观察其他人也是这样。

女儿：这个问题我要想一想。

父亲：我们家最轰动的人物还有个你三伯于平。他是你爷爷奶奶最宠爱的儿子。据你两个姑姑说，他在家是“霸王”，爷爷奶奶有点什么好吃的都留给他，什么都是他说了算。此人聪明无比，他也考取了渤海中学，还是高才生，后来又考上了齐鲁大学。抗日战争末期他也参加了八路军。因为在当时他算是个知识分子，长的又讨人喜欢，在部队颇是个红人。听大姑姑说有一次她路过你三伯的部队就去看他，结果你三伯只叫了声姐，就再也不理她去和一些女兵打打闹闹去了。再后来，他随部队南下，就没了消息。听说你爷爷临死都惦记着他这个宝贝儿子。据说他吃亏是为了个女人，那个女人经不住权势服从了首长，你三伯竟拿枪威胁领导，这当然没有他的好果子吃。

女儿：啊，我的大伯、三伯太浪漫了，太戏剧化了，太有品位了，太英雄了……